

歷時二十年完成的文學史傳

作者從發想、修改到出版，歷時二十年。
透過訪談龍瑛宗次子劉知甫，以及長子劉文甫的修訂，
記錄龍瑛宗以寫作與工作為重心的一生，
及其對台灣文學發展的貢獻。

政大台文所講座教授 陳芳明／推薦

龍瑛宗傳

周芬伶／著

劉文甫／修訂・劉知甫／口述

INK
印刻出版

龍瑛宗傳

周芬伶／著

劉文甫／修訂・劉知甫／口述



作者 周芬伶著・劉文甫修訂・劉知甫口述
 總編輯 初安民
 責任編輯 鄭嫦娥
 美術編輯 陳淑美
 校對 周芬伶 呂佳真 鄭嫦娥

發行人 張書銘
 出版 **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23586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249號8樓
 電話：02-22281626
 傳真：02-22281598
 e-mail：ink.book@msa.hinet.net

網址 舒讀網 <http://www.sudu.cc>

法律顧問 巨鼎博發法律事務所
 施竣中律師

總代理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3589000（代表線）
 傳真：03-3556521

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港澳總經銷 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新界將軍澳工業邨駿昌街7號2樓
 電話 852-2798-2220
 傳真 852-2796-5471
 網址 www.gccd.com.hk

出版日期 2015年11月初版
 ISBN 978-986-387-064-7

定價 390元

Copyright © 2015 by Fenlin Zhou
 Published by **INK** Literary Monthl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龍瑛宗傳／周芬伶著；劉文甫
 修訂；劉知甫口述。--初版。--新北
 市：INK印刻文學，2015.10

360面：17×23公分。--（文學叢書：462）
 ISBN 978-986-387-064-7（平裝）

1.龍瑛宗 2.台灣傳記

783.3886

104020095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本書照片由劉知甫提供、授權使用。

目錄

序

夢見愛與死／陳芳明

003

序曲

愛看站書的年輕行員

011

第一章

劉家的家族悲劇

023

第二章

站上舞台的文學新星

053

第三章

這些與那些文人們——戰爭時期的文壇

095

第四章

華麗與非華麗——歌頌南方的評論家

141

第五章

合庫與棒球

173

第六章

戰後初期的搏鬥

211

第七章

與語文搏鬥

223

第八章

在死亡的邊緣——中文寫作的苦戀

235

第九章 重要的轉折

第十章 旅行與歷史的回眸

第十一章 病榻

第十二章 尾聲

後記

附錄 龍瑛宗年表

245

257

285

299

303

307

龍瑛宗傳

周芬伶／著

劉文甫／修訂・劉知甫／口述

夢見愛與死——《龍瑛宗傳》序

陳芳明

未完的愛，未遂的死，貫穿龍瑛宗的一生。青春時期所夢想的初戀，即使未曾開花結果，卻永恆地保留在靈魂深處。結婚後的龍瑛宗過著不快樂的日子，一直到六十歲之前，他常常有著自殺的意念。求愛未成，求死不得，構成了龍瑛宗文學最迷人之處。生命的完成總是以殘缺的形式呈現，他有許多話想說，卻從來沒有完整表達的機會；他有許多願望想要實現，卻都最後找不到破土的機會。他的一生，就是一首未完成的長詩。跨越兩個時代，他從未輝煌過，就像詩那樣充滿了象徵、隱喻、暗示，具體的內容卻都隱藏起來。

周芬伶的《龍瑛宗傳》，把跨越兩個時代的台灣作家，相當生動地描寫出來。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一本精彩的作家傳記，可以寫得如此動人。她寫了二十年，斷斷續續，終於沒有擱筆。在漫長的歲月裡，周芬伶的散文與小說日益精進，卻從來沒有忘懷她要為龍瑛宗立傳。這部作品如果完成於十年前，恐怕無法臻於完美的形式。遲到與延宕的書寫，本身就是一種折磨，但也是一種等待。二十年後，周芬伶的散文技藝已經到了不容失誤的地步，只要她一出手，就是令人擊節讚嘆的文字。恰恰就是她在文學最成熟的階段，她適時完成這部傳記的書寫，果然就是出手不凡。從第一

章描寫劉家從唐山渡台的故事，便緊緊扣住讀者的心。劉氏家族的傳承，經歷太多的夭折與死亡，那樣坎坷的命運竟然孕育了一個傑出的文學靈魂，簡直是近乎傳奇。

龍瑛宗最精彩的文學生涯，其實相當短暫。一九三七年，他所發表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讓他獲得日本《改造》雜誌的文學獎。那年他二十六歲，這個獎項燃燒了他的生命。身為銀行的職員，總是在數字裡討生活，他卻在文字中找到心靈的寄託。經歷太平洋戰爭，他慢慢覺悟文學並不是純粹的藝術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受到政治權力的干涉。如此早熟的台灣作家，也預告了他日後早夭的文學生命。他從未預知舊的時代很快就要消失，新的時代則又匆匆到來。在兩個時代交錯而過之際，並不僅僅是政治權力的轉移而已，其中還有相當惱人的語言轉換。

《龍瑛宗傳》無論就結構或文字而言，都可視為周芬伶書寫的高峰。書中所承載的藝術價值，完全不亞於她的小說與散文。或者更確切而言，如果沒有小說與散文的藝術造詣，也許不可能使這本傳記到達一定的高度。開篇的序曲，出手就頗不尋常。她優先從青年龍瑛宗的愛書歲月寫起，然後分成兩頭敘述，追蹤劉家祖先如何渡台、開拓，並且也開始建構獲獎之後龍瑛宗的文學生涯。她穩定掌控著作家的生命節奏，探索戰爭時代的文學心靈，如何被當時各種不明的政治挑戰所覆蓋。

全書的序曲「愛看站書的年輕行員」，便是描述一九三〇年代初入銀行的年輕人，如何在當時台北銀座的書店站著看書。彷彿是一場黑白影片的開端，顏色恰到好處，準確掌握了那個時代的光與影。這位年輕人不僅僅是看書而已，內心裡還暗藏著一個文學夢。這位殖民地青年，對於遠在東京的中央文壇懷抱著一定的願望，希望有一天他的作品能夠被看見。一九三七年，他寫出〈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雖然是推薦佳作，卻是在八百餘位投稿的作者中脫穎而出。在日本雜誌入圍，等於也宣告一個殖民地作家的誕生，他的生活與思考從此有了巨大的改變。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身為作家，其實比同時代的知識分子還要受到矚目。這樣的身分帶來的不是祝福，而是詛咒。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國民政府來台接收。龍瑛宗以為一個更為美好的時代就要到來，他甚至南下去擔任《中華日報》日文版的編輯，以為可以延續他年少的未遂之夢。他未曾預料，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宣布，從此禁用日文。作家所能憑藉的思考武器，無非就是語言。當日文使用受到禁止時，對他而言，中文反而是一種折磨。在傳記中，周芬伶對語言問題的描述用功甚深，從而也反襯了龍瑛宗所承受失語症的痛苦。龍瑛宗在日語禁用的前夕，寫了一篇〈台北的表情〉，深深感嘆為什麼戰爭結束之初，台北市民的笑容處處可見，一年之後，所有的表情都化為苦悶。龍瑛宗寫的是城市的表情，無疑也是在寫他自己的心情。殖民地知識分子的悲哀，莫此為甚。

這本傳記最為精彩之處，便是觸及龍瑛宗的文學過從。她寫戰爭時期的文壇時，以「這些與那些文人們」為題，點出龍瑛宗分別與日本作家、台籍作家的往來經過。這是書中最迷人的一章，藉由龍瑛宗所處的位置，可以窺探當時活躍文壇的作家身影。在考察友情時，周芬伶特別彰顯龍瑛宗與台籍作家呂赫若、張文環是如何親近，對日籍作家西川滿、濱田隼雄是何等厭惡。在檢查作家之間的親與疏，周芬伶還特別閱讀雙方的文字記載。凡是熟悉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史者，都知道台籍、日籍作家之間的緊張關係，表面是虛與委蛇，背後則是頗多微詞。很少有人如此生動寫出作家之間的感情升降，周芬伶為我們鋪陳了一個較為完整的面貌。雖然描寫的是友情問題，卻也精確掌握了戰爭時期文壇的生態。

這樣的筆法，也延伸到戰後時期。戰後新時代的誕生，竟是以悲劇的二二八事件作為歷史的開幕。龍瑛宗目睹自己的朋輩一個一個開始停筆，強烈感受恐怖氣氛從四面籠罩起來。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他聽聞呂赫若死亡，楊逵、葉石濤入獄，終於不能不承認他所期盼的和平時代，永遠不再到來。但是更為痛苦的是，他無法使用流利的中文，而且也見證了許多文友一個一個開始封筆。他年少時期的文學夢，終於宣告破滅。他能夠寫出日文作品的機會甚少，只有在向日本發行《今日之中

國》的宣傳刊物上，能夠發表幾篇短文，除此之外，龍瑛宗徹底變成一個被遺忘的名字。

書中有一段非常生動的畫面，便是龍瑛宗在合作金庫工作時，參加了棒球隊的活動。其中有一段敘述，重建了台灣的棒球史，從嘉農隊參加日本甲子園的比賽寫起，一直到戰後棒球成為台灣體育史上的主流，都有著相當生動的記載。棒球是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體育活動，這可能也暗示了龍瑛宗在心靈上的某種寄託。身為銀行員，他一直沒有放棄追逐文學的梦想，他與吳濁流、張我軍、郭水潭、楊雲萍、王白淵、王詩琅、吳新榮始終保持密切的聯繫，在內心他非常羨慕鍾肇政能夠以中文書寫小說，那是他永遠無法企及的夢。

周芬伶在傳記裡，對於龍瑛宗的家庭生活描述得尤為清晰。龍瑛宗與他的妻子李耐，一直處在緊張的狀態，往往為了瑣事細故而造成語言上的衝突。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龍瑛宗常常想要自殺，那種死亡的陰影甚至他的兒子也能感受。正因如此，他常常想念初戀的日本情人兵藤晴子。這位女性是他永恆的嚮往，沒有完成的戀愛總是完整而美好地保留在心靈深處。懷抱著這份感情，他反而在現實的家庭生活中感到殘缺。周芬伶曾經出版過一冊《憤怒的白鴿》，其中第一篇便是〈作家的妻子：李耐的婚姻故事〉，寫的正是龍瑛宗的婚姻生活。這篇記錄並沒有直接描寫龍瑛宗，卻讓他的妻子李耐、他的媳婦郭淑惠、他的兒子劉知甫發出聲音。這篇文章是一種反白式的紀錄，也就是作家本人沒有發言，卻由他的家族成員從旁描述，終於浮現了作家的生命歷程。這篇訪談的篇幅甚短，卻相當深刻描述了龍瑛宗不為人知的生活。

二十年前，周芬伶便已發願要寫出一部《龍瑛宗傳》，當時我也答應要寫《楊逵傳》。經過這麼多年之後，她始終沒有放棄，反而意志更加堅強。能夠使傳記順利完成，應該歸功於《龍瑛宗全集》的出版。而更重要的是，龍瑛宗的兒子劉文甫與劉知甫都樂於接受訪談，他們都說出不為人知的龍瑛宗。置身於龐雜的史料、作品、訪談之間，周芬伶可以有條不紊理出一條記憶的線索，那樣

清楚，又那樣起落有致。我曾經去拜訪過龍瑛宗，那時他已經無法言語，整個晚上我與這位可敬的老人對坐，整個客廳特別安靜，只見到他不停微笑頷首，那是我僅有的一次見面，也是最後一次見面。如今捧讀《龍瑛宗傳》時，他的影像宛然在眼前，反而特別生動，其中所表達出來的感情，更是強烈衝擊著我。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政大台文所

目錄

序

夢見愛與死／陳芳明

003

序曲

愛看站書的年輕行員

011

第一章

劉家的家族悲劇

023

第二章

站上舞台的文學新星

053

第三章

這些與那些文人們——戰爭時期的文壇

095

第四章

華麗與非華麗——歌頌南方的評論家

141

第五章

合庫與棒球

173

第六章

戰後初期的搏鬥

211

第七章

與語文搏鬥

223

第八章

在死亡的邊緣——中文寫作的苦戀

235

第九章 重要的轉折

245

第十章 旅行與歷史的回眸

257

第十一章 病榻

285

第十二章 尾聲

299

後記

303

附錄 龍瑛宗年表

307

序曲

愛看站書的年輕行員

一九三〇年代，在台北市的書店街，即重慶南路與衡陽路，這一帶在日據時代稱為「本町」，衡陽路為「榮町」。本町與榮町的路口，正好位於新公園西入口出來的第一個十字路口，是當年本町通與榮町通兩條繁華街道的交會點，是所謂的黃金路段。這個十字路口也成為日據時期台北街道風景明信片最經常出現的街景之一，這裡有台北最高建築物菊元百貨店，還有三軒書店、新高堂、文明堂與杉田書店。緊臨著總督府的台灣銀行，高大的巴洛可建築走出一個行員，每天他幾乎都到附近的書店街中報到，這個瘦小青年常流連在這裡立讀，最常光顧的是新高堂，其次是杉田書店，站書看久了，他摸出一個要領，只要小心不要弄髒新書刊，那麼老闆就不在意；因此他翻書的動作非常小心，以撫摸輕觸的方式進行。他的臉孔瘦而外凸，有小暴牙，身高約一六〇左右，體重也才四十多，在日本人中不算矮小，在本島人中算是小的，因此常被誤為日本人。

他看書的時間極長而且非常專注，常常把一本小說讀完才捨得離開，這種站讀習慣從他來台北讀書即開始，一直到老還不罷休。書籍對他來說是寶庫，也是心靈的寄託所。除了讀，他更想寫，他對自己的寫作極有自信，在工商學校念書時的國文老師，常讚美他的日文寫作比日本人好，還常

在課堂上念給同學聽，讓他感到得意又害羞。三十歲，他把時間定在三十歲，那時一定要在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一邊想著，拚命翻動書冊的他，眼睛閃著精光，他的內心有著如黑夜般的伏流湧動著。

有個晚上到西門町散步，在路邊買到一些二手舊雜誌，如《中央公論》、《改造》、《新潮》、《文藝春秋》等，回家仔細翻閱，看到《改造》舉辦懸賞小說活動。當時張文環已以《父親的臉面》入選過新人賞，選外佳作，也就是說台灣人有機會得獎，還沒真正入選。

那是一九三六年，他已二十六歲，距離三十歲很近了，這令他有點焦急。有一天他翻著新出的《改造》雜誌，讀到朝鮮作家張赫宙的作品〈餓鬼道〉入選懸賞，這對他來說無疑是一道曙光，原來殖民地的作家也是可以跟日本人相比肩，他心想著：「朝鮮人既已進出日本文壇，台灣人怎麼不可以呢？」當時《改造》雜誌與《中央公論》、《文藝春秋》並稱為日本三大雜誌，它們對政治經濟有一定的影響力，尤其是在文藝上的表現可謂百花齊放，其中《中央公論》的立場是中間偏左；《改造》是較為激進的左派；《文藝春秋》則是十分保守的右派。《改造》的文藝獎精神是為底層的階級伸張，有時與殖民政策站在相反的立場，這次入選的張赫宙，一九〇五年生於韓國慶尚北道。以〈餓鬼道〉一作進入日本文壇，作品被評為「對日本帝國主義之榨取殖民地韓國農民之正面告發的憤怒文學」，成名之後前往東京定居，後提倡「內鮮一體」之論，戰後的一九五二年，娶日本人為妻改名野口赫宙，歸化日本籍。張赫宙與另一位韓國作家金史良被認為「在日韓國人文學」的嚆矢。

張赫宙的成功，讓龍瑛宗十分振奮，小商家出身的他，靠著優異的成績，得以在日本人銀行中佔有一席之地，但作為殖民地的子民，他懷著抑鬱不得志與不滿，雖然在令人歎羨的金融機構台灣